

yinjianlingjingdianaicang

殷健灵

殷健灵◎著

经·典·爱·藏

轮子上的麦小麦



新蕾出版社

殷·健·灵·经·典·爱·藏

轮子上的麦小麦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轮子上的麦小麦 / 殷健灵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6
(殷健灵经典爱藏)
ISBN 978-7-5307-51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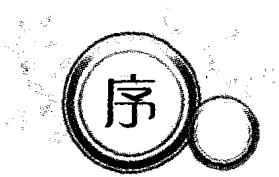
- I. ①轮…
- II. ①殷…
-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642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93 千字
印 张:5.25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 000
定 价:15.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絮语殷健灵

朱自强 / 儿童文学理论家、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儿童文学也往往陷落于感官世界的时代里，关注心灵和彼岸的作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眼里，殷健灵是一位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她为自己标示出了一块清晰的高地。

殷健灵不是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她其实是一个诗人。她写诗，写散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写小说。她用诗的意绪写小说，用诗性语言做叙述。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的成长。青春的成长就是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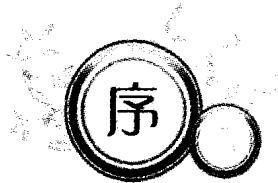
我在她的文学里，感受到她的真诚。她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但那是来自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虚构。这一点对于一个写成长文学的作家极为珍贵。

我也时时从她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看到澄澈的人生智慧的灵光。优秀的成长文学不仅为少年指点迷津，也为成人点亮灯塔。成长文学作家要做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还有，她总是给生活，给她所关切的少年人以温暖、信心和希望，这是她的文字最让人欣喜的地方。这种儿童文学是成长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文学。

我还感到，殷健灵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只是不专注于用情节做叙述的推助，而是喜欢用心理涌动做故事展开的动力。殷健灵是一位心理小说家，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是她建功立业的一个法宝。

尽管殷健灵曾经“自感不善虚构，缺乏创造‘戏剧性’的能力”，但是，《轮子上的麦小麦》、《1937·少年夏之秋》等作品，完全可以帮助她建立创作虚构的情节小说的自信。这样的小说让人看到，她在改变并发展自己。

殷健灵是一个谦逊的作家，这是因为她在辽阔的风景线上，给自己设定了远方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殷健灵的创作，正走在路上。



文学中的真生命

刘绪源 / 儿童文学理论家、高级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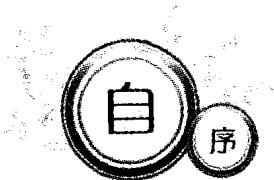
1996年的晚秋，殷健灵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纯真季节》，这是以她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为题材的。我曾写过一篇《秋日览胜》，对这组散文评价颇高，还将她与当时十分走红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相比较，指出后者老练、圆整而前者稚嫩、零碎，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分明是前者高于后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成熟当然是重要的，最好的作品应该要求其完整、成熟、老练；但这并非第一要义。好作品（如果不是最好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生命，要有对人生和文学的真感受，有了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能就是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如果不老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瑜中有瑕；

外表成熟、老练，但其实并无真生命，这就不是有瑕，而是赝品了。有不少作家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去看，竟还是早年的处女作、成名作最为可读，后来的作品技巧上熟练多了，开头结尾都像模像样了，但内在的真生命却越来越少了。

殷健灵后来在创作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写过不少成人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也写过几部少女题材的幻想小说，在短篇和中长篇上都做过探索，也曾想把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儿童文学中去，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带有较强的“自叙传”成分的作品，而这正是她当初就显出的优点。她早年的小长篇《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和近年的《蜻蜓，蜻蜓》，我以为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尤其是《蜻蜓，蜻蜓》，写一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留守儿童的故事，我以为这里有她自己童年的影子。这几部作品写得平实、凡俗、真切，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感动，仿佛在阅读日常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纯真季节》，虽然在技巧上确是老练多了，当然也大气多了。

在我所读过的殷健灵的创作中，最喜欢的，可能是散文《表达空白》和《方浜中路××号》，还有《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的篇章《天米和廖廖》。殷健灵才华的特点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故事，而更在于对人生的平实的描摹。平实带来的是含而不露，它可以耐得咀嚼，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未必能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比起那些很有冲击力的故事来，这无疑是更好的文学。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烟岚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皱褶，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想得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脱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皱褶，也能感受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但大多

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色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身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始写的时候，很自然的，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久久的“张望与遐想”的时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

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目 录

001	第一章 祠堂
013	第二章 地图
025	第三章 黑鸟
039	第四章 秘密
047	第五章 女人
065	第六章 猜测
083	第七章 日记
099	第八章 破谜
119	第九章 错
129	第十章 信
137	第十一章 圆

第一章

祠

堂

从她有清晰的记忆开始，爸爸和妈妈就已经没有正式工作了，而且，他们的家也已经“安在了轮子上”



一辆橘红色的搬家卡车在郊县的林荫道上行驶着，车上载着麦小麦、麦小叶和她们的父母，他们正在从乡下搬往都市的途中。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风在耳边呼呼响着，夹带着浓烈的油菜花的香气。这种香气是麦小麦一家很熟悉的，自从两年前搬到枫叶镇以来，每年他们都会有很长的日子罩在那样一种暖烘烘的香气里。那香气总是让人昏昏欲睡。

现在，他们又要搬走了。他们把所有的家当都搬上了这辆橘红色的卡车。

卡车两旁的景致一闪而过，不时能看见新建的蓝顶的、红顶的现代化的厂房，那些巨大的房子被道旁的杉树林掩映着，忽隐忽现。麦小麦的身体靠在电视柜上，尽量坐得笔直，以便更清楚地看

到路旁的风景。她的双手小心地护着一块五花大绑的玻璃，衣服被风鼓胀着，发出音乐般的声响。她看得很兴奋，因为她在那些厂房里面找到了两家她熟悉的食品公司，一家是生产膨化食品的，一家是生产方便面的。

爸爸看着道旁的厂房说：“我们快要到了。”

麦小麦心里却不希望这样，她巴望着车能一直这么开下去，开到天黑。妈妈和妹妹麦小叶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如果姐妹俩坐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不过，麦小麦现在只能看到爸爸的表情。

一路上，爸爸都没怎么说话，有点儿郁郁寡欢。麦小麦想，爸爸也许是舍不得离开枫叶镇，离开那座祠堂。

在枫叶镇，麦小麦一家是很特殊的一户人家，他们看管着一座古老的祠堂。两年前，麦小麦九岁，妹妹麦小叶八岁，她们一来到这里，就被一种奇特的气氛迷住了。

这座祠堂据说有五百年历史了，坐落在青色的山岩脚下。推开油漆斑驳的门扉，便看见一个空旷的天井，天井的中央随意地横着一尊巨大的石碾，还有一架不知什么年代遗下的纺车。祠堂里所有的门窗都是黄桃木雕花的，就连房梁和椽木上也雕了精细的图案。最让麦小麦姐妹俩感兴趣的是那个宽敞的“戏台”，尽管爸爸说那不是什么“戏台”，而是过去人们祭祀祖先举行仪式的地方，不过，麦小麦还是愿意把它想象成“戏台”。女孩子嘛，都喜欢这种玩意。

儿。

他们把家安在紧挨着“戏台”的一间屋子里。屋子没有窗，于是那扇镂花门便经常敞着，好透进一些光线。爸爸麦丰在“戏台”中央放了一张长桌，铺上宣纸，摆开文房四宝，常常要在那挥毫泼墨一整天，妈妈则坐在长桌边的竹椅上安静地织毛线。

在这里，爸爸的身份是万氏宗祠的管理员。自从开放旅游业以来，枫叶镇就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小镇，街头巷尾永远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至于万氏宗祠，因为有个著名的导演在这里拍了部著名的电影，一夜之间便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了。这样的地方，当然是需要人管理的。

除了当管理员，爸爸还写些书法条幅卖给游人，每幅字只能卖上五元十元的。妈妈则从镇上接一些织毛线的活儿，收点儿加工费。照理说，这家人的日子过得是蛮清贫的。

不过，麦小麦姐妹俩却生活得很快乐。祠堂后有一片竹林，鞭子似的多节的竹根从墙垣间垂下来。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池塘，塘水绿得发稠，成了青蛙们的隐居地。麦小麦在怯惧那幽静的同时，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因为在那野花盛开的草径间蝴蝶的彩翅翻飞着，还经常能见到别处罕见的红色的和绿色的蜻蜓。

祠堂也不错。早晨，当阳光温柔地射在石碾上的时候，祠堂里洒满了一种奇怪的暗淡的银光；碰到下雨的时候，雨线从天井里掉进来，落到细长的沟渠里，溅起无数朵细碎的水花，有一种淡淡的

欢快。

麦小麦没有问过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她记得，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搬过三次家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搬家，而是一种迁徙。对，迁徙。因为每次，他们都是从一个地方举家迁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在小孩子看来，也许还比较有趣，但在大人，实在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他们好像随时都要把家扛在肩上，随时准备着离开。麦小麦还记得，老早的时候，爸爸和妈妈都是有正式工作的，爸爸是一家工厂的推销员，妈妈在机关里工作。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平和正常的，和小城里所有的家庭一样。

不过，麦小麦不记得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从她有清晰的记忆开始，爸爸和妈妈就已经没有正式工作了，而且，他们的家也已经“安在了轮子上”，这是爸爸的话。

他们曾经在一座大水库边上住过两年，那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那时，麦小麦和麦小叶还小，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吧，不但不能帮父母分担什么，还总是添乱。爸爸在水库做临时工，妈妈摆了个小吃摊，每到吃饭时间，工地上的工人都会拥到妈妈的摊子上买东西吃。当然还有别的小吃摊，不过他们的生意没有妈妈的好。妈妈看上去就和他们不一样，不但模样长得周正，白白净净的，卖的饭菜也不一样。荤素菜都做得色香味俱全，品种虽不多，但都清清爽爽地盛在搪瓷缸里。搪瓷缸洗得雪白雪白的，用一辆漆成天蓝色的三轮车拖着。盛饭菜的时候，妈妈总要戴口罩，边上的摊主不但不戴